

▲明清▼

善本禁毁小说

珍藏大系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四季

邓淑杰

姚家余

封面设计：蓝苹果



ISBN 7-5387-1357-3



9 787538 713572 >

ISBN 7-5387-1357-3 / I · 1317

定价：1580 元(全六卷)

明清善本禁毀小說珍藏大系

卷

三

生花夢
禪真逸史
綠野仙踪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第十一回 非奸细计赚白衣军 是夫妻误认绿林妇

词曰：

智逐魔生，心机已入迷魂阵。那知敌国白衣来、反是将军令。若不为他人帮衬，怎得与自家缘分。好人弄巧，大将无谋，蛾眉得胜。

赚入多情，甘心让与风流兴。春风撮合别人缘，有什媒红赠。恰好是夫妻恭敬，生扭做野花推逊。逼他会合，任你惊欢，嗔伊薄倖。

右调《烛影摇红》

话说沈定国，自从有冯小姐做了妹丈，便已胆壮，一路侵掠骚扰，所向无前。督抚奏闻朝廷，朝廷大怒，着兵部议遣能将，往南征剿。旨意一下，段勇闻知，十分得意。因一向闲住在家，甚是没兴，乘此机会，便去营谋起复。犒金百万，托了一个内官，在圣上面前力荐。圣上将段勇御笔点定，加升左府都督，援以旄钺，率领五万人马，即刻离京。

不一月，到了江淮，安下营伍，择吉发兵，大队杀入山来。谁知沈定国所据之处地势甚雄，四面皆山，左右夹水，路径深折，众人只到豹尾关，便不敢深入。就有守山小卒报入寨来，沈定国跨马提枪，杀奔山前。两家俱不打话，一场混战。段勇真个沙场老练，骁勇无俦，觑沈定国略一破绽，劈面一枪。幸得偏了些儿，不曾伤命，只铲去一只耳朵。沈定国不能恋阵，忍痛而逃。段勇因路径不熟，便不追赶，就收兵回营。沈定国逃入寨中，大叫大喊，连皮带血叫人缝好，只苦苦求马大王替他复仇。

次日冯小姐亲点锐卒，出山讨战。段勇反因昨日得胜，便不看在眼里，只令先锋张彪迎御。张彪领命出马，冯小姐大喝道：“何物小卒，敢来抵当！饶你回去，叫段勇自来授首。”张彪也大怒道：“小小败贼，乳窍未开，也来纳命！”两边放马挥戈，各争胜负。战未数合，冯小姐偃戈败走，张彪紧紧追着，被冯小姐回手一枪，正中马腹。张彪

跌翻在地，众喽罗一拥面前，生擒活缚，解进寨中。冯小姐将官军一阵乱砍，血涌成河，大获全胜，方才唱凯而归。

下马升帐，众喽罗绑过张彪。张彪见冯小姐，挺身不跪。小姐喝道：“你今已被执，何得尚尔昂然？”张彪道：“为国杀身，兵家常事。胜则荣，败则死，何必多讲？”冯小姐道：“今日与大王议事，不暇杀你，权且锁禁马房，明日待大王亲自号令。”众喽罗吆喝一声，把张彪推到个僻静处一间空房里，锁着自去。

张彪好生愤恨，看那间空房，四无墙壁，尿粪秽流，是夜，惨雾昏迷，阴风凄切，好不伤心。挨到一更时分，只闻远远有悲号之声，甚是惨咽。渐渐走近身来，却是个军人模样，因张彪锁在黑地里，悄然不觉竟走到间壁一间房里去，掩上了门，口里叫疼叫苦。听他像个睡了，张彪不敢做声，留心窃听。那人口中只自言自语了半夜，又一会，忽咬牙愤恨道：“我有何罪，把我处到这个田地？打了也罢，还说明日要把我与张彪赔砍哩。”张彪听见，暗吃一惊。不多时，那人又低声骂道：“你便这等猖獗，只怕天理饶不过你！今总兵奉旨征剿，可惜没人通他个秘诀。把这个寨儿扫的精光，有何难处？只不知那张彪今夜关在那里，可惜这个好汉子，明日和我双双的死哩。”说罢，忽放声大哭。张彪逼清听见，知是个离心士卒，便欲求救，因高声答应道：“张彪在此，可救我一救！”那人忽惊道：“真个张爷么？”张彪道：“怎么不真？”那人道：“且不要做声，我来救你。”连忙起身，开门出来，走到空房里一看，喜道：“苍天有眼！果然张爷在此。”如飞与他解了绑，扶他到自己房里去坐，取出衣服，与他穿了。张彪十分称谢，因问道：“这间闻大哥悲恸之声，想必有所抱屈，不妨为小弟一言否？”那人道：“不敢相瞒。小子唤名瞿奎，乃是寨中头目。因大王骄凌虐众，功劳山积，捶楚日加。小子因有贱恙，故昨日偶点名不到，将我重责四十，已属无辜，还说明日要斩道号令。如此残忍，因而怨恨。”张彪道：“士卒有疾，且当体恤悯念，岂有反加惨刻之理？即如小弟尽忠王事，不意反丧毒手。大哥若能相救，得以生归，自然报恩不浅。”瞿奎道：“张爷幸遇小子，便是生机，何消说得。况贼人罪恶贯盈，非是我夸口说，不但能救张爷，兼可略施小计，立奏荡平。”张彪大喜道：“若蒙大哥相助，果两成功，自不失腰金衣紫，则今日相遇，岂非大数。但不知用何妙策？”瞿奎道：“大王平日号令，每到定更之后，凡内外军卒，俱穿白衣软甲，以备敌兵劫寨，便于相认。且明日大王寿诞，众将官俱到内营献寿，必然赐宴，则营伍空虚。张爷只须致意投老爷，到明日二更时分，五万人马俱穿白衣为号，乘其不备，杀入寨中。贼必误认己军，不敢相杀，一时忙乱，自相惊溃，而转

眼荡平，易如破竹矣。”张彪鼓掌大笑道：“若得如此，真莫大之功也。但你我二人身在牢笼，如何行事？”瞿奎道：“一些不难。趁此黑夜，偷营而出，包管无事。”张彪道：“说那里话！千军万马层层守护，难道飞得出去？”瞿奎道：“此言不然。今大王赏罚失明，众心怨叛，故巡防懈弛，宿卫亦少。房中现有军器，我二人一齐杀出关去，谁敢拦阻？”张彪道：“既承大哥助力，自无畏惧。”便整盔披甲，各执枪刀，一路斩门开道，略不费力。瞬息间，来到戥勇军前。

巡兵慌忙报入。戥勇正尔纳闷，忽报张彪回来，便立刻传进。张彪引瞿奎入营参见，瞿奎俯伏在地。张彪把被擒苦情，感瞿奎救归，并教劫寨的话，一一述了。戥勇喜从天降，连忙扶起瞿奎，十分慰劳，便叫治酒款待。即刻传令三军，各备白衣软甲，伺候听用。到次日晚间，依着瞿奎之计，亲率五万人马，悄地往贼营劫寨。正是：

明月滩头理钓丝，风波一夜少人知。

鱼须莫恨竿头误，香饵抛来只自迷。

看官，你道沈定国有了这样一个奸人，可不坏了事么？原来不然。冯小姐因见沈定国挫锐，诚恐丧气，故此妙计，令心腹小军假装奸细，故意漏泄军机，献智劫寨，诱戥勇自来投网。所以既获张彪，不忍即杀，竟把他做个竿头之饵，引鱼上勾的意思。到得傍晚，传令大小喽罗，俱穿黑衣甲冑，埋伏暗处，只听后营炮响，一齐杀出，众皆遵令。

等到二更时分，果然戥勇白衣军到。大队人马衔枚而入，依着瞿奎引路，锋镝不惊，果然营伍空点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是时正当月晦，夜气昏黑，只因衣分黑白，故贼将看得见官军，官军却并不见贼将。戥勇正然得意，忽听后寨一声炮响，众喽罗摇铃呐喊，周围接应，把官军裹入该心，四面团团围合，一场猛战。冯小姐单枪匹马敌住戥勇，直战到三时分，戥勇被冯小姐杀的汗流浹背，力不能支，被冯小姐瞧个破绽，一枪直透心窝。可怜好员大将，死于一女子之手。张彪大怒，挺枪直刺，冯小姐勒马接战。未及数合，小姐敛身败走，张彪那里肯舍，紧紧追道，被冯小姐手挽雕弓，搭上狼牙飞箭，回身一矢，正中左目，一交扑下马来。小姐覆身一枪，结果其命。众军一阵乱杀，五万人马片甲无存，竟获全胜。小姐收兵入寨，沈定国闻知灭了官军，一则报泄己仇，二则萑苻振气，额手称贺，即拜冯小姐为寨主，摆宴与喽罗叙功，大家欢喜不题。

且说康梦庚别了贡鸣岐，星夜北上，五月尽，赶到京师，恰好殿试。圣主临轩，亲览对策，见康梦庚卷剡切忠亮，欲以第一人置之，后因文字过于激直，语多伤时，称置一甲第二，授翰林修撰。康梦庚年方十七，早已名登鼎甲，职简词林，好不荣耀。只因记挂着冯小姐婚事，就告假归娶，圣旨竟批允了。康梦庚连忙收拾出京。这番是木天显宦，声势煊赫，比前大不相同，官员迎送，轿马承应，自不必说。只因走了陆路，长班、仆从共二十多人，独康梦庚坐着一乘官轿，其余众人，或骡或马，前后簇拥。得意扬扬。不半月，已到淮安。

一日，天将傍晚，山坡险峻，人倦马疲，康梦庚分付投店歇宿，明日早走。又行数里，只不见有宿店。天渐昏黑，山愈旷野，康梦庚心里着急。只见山坳里大啸一声，冲出一伙大盗，俱执着雪亮的器械，蜂拥上前，把众人喝住。吓得几个轿夫撇下轿子，四散逃命。众人俱磕头讨饶。许多强盗将行李囊橐尽情卷去，再把康梦庚也搀出轿来，轿中什物一总搜尽。然后一阵鼓噪，鸣锣入山而去。康梦庚气得捶胸跌脚，众家人互相埋怨。不多时，轿夫也来了，康梦庚骂了一顿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光着身子，仍旧趑路。

行不数武，只见前面黄旗轩盖，一行人簇拥而来，马上坐着个紫衣少年。走到相近，大家冷眼一瞧，那少年便拱一拱手道：“先生何来，乃如此踉跄而走？”康梦庚见那少年气根轩昂，丰神秀丽，必是个贵客，便连忙出轿，那少年也跨下马来。大家作了个揖，康梦庚便实告道：“小弟姓康，名伊再，乃新科榜眼，钦假而归，路经此地，忽遇一起大盗，把镗装行李抢劫一空。今前后又无宿店，为此惊惶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原来是位上相，但此地实是险恶，不想先生适遭其厄。今天色已暮，宿头尚远，学生荒居去此甚近，敢屈先生到舍下一宿何如？”康梦庚此时日暮途穷，正无着落，且吃了许多惊吓，巴不得要个歇息之地，连忙应道：“若尊府可以相容，实小弟意外之幸。只是萍水相逢，骚扰不便。”少年道：“学生好贤任侠。实不惮烦，何劳先生廛虑。”便逊康梦庚入轿，自己上马，随后而行。诗云：

豪气轩轩非避秦，桃花何处问迷津。

谁知仙子犹双待，赚入渔郎是此人。

你道那紫衣少年是何等人物？谁知便是冯玉如小姐。小姐因婚姻一事，颠颠倒倒，受尽磨折。不意陡然遇见了康梦庚，终是灵心慧性，眼里倒还认得。康梦却因冯小姐恁

般打扮，反绝然不相识了。就是被劫之事，冯小姐明知是自家喽罗所取，却不好说破。

未几，到豹尾关，邀康梦庚入去。康梦庚初还认冯小姐是个王孙公子，及至寨中，见规模阔大，心下转有些着疑。一等升堂坐定，便开口问道：“足下外拥貔貅，内充武备，不知何以有此殊荣？幸为明教。”冯小姐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此即沈定国之巢穴也。”康梦庚大惊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我已身陷萑苻。足下何人，亦居此邪径？”冯小姐道：“学生名唤马玉，即沈定国之妹丈。现今拜为寨主。”康梦庚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弟断不可留。求足下放我出去。”冯小姐笑道：“先生休想回去，学生正欲久长相处哩。”一面请沈定国相见，一面设席款留。是时，沈定国耳患已痊，闻说有贵客请见，连忙趋出堂来，康梦庚没奈何，勉强作了个揖。不一时，宴开金屋，烛烂银屏，彤幃掩映，雕梁花锦，周遭茵席，歌翻金缕，曲按梁州，酒出兰陵，香浮凿落。康梦庚再三不饮，被冯小姐百般曲劝，只得勉饮数杯，终久酒落愁肠，双眉如结。饮至二更方散。

次日，冯玉如与贡小姐说明康梦庚已中榜眼，并昨晚所遇，今现在寨中之故，贡小姐又惊又喜。冯小姐道：“但我窥他意思，于小姐婚事尚在未决，此去必有变局。依我愚见，欲留他在此，与小姐完此盟好，庶无更张之虑矣。”贡小姐道：“虽承美意，但彼尚犹豫，纵大王强之使合，终非其愿，他日倘有弃置，岂不貽玷家声？此说断然不可。”冯小姐道：“他所疑者，以小姐才貌之未真耳。今亲见小姐，必然心折岂敢复有嫌弃？况他已再聘冯氏，万一先与好合，则小姐不既失之对面，而抱恨终身，又安可使美满风光，甘心落后？倘康生疑终不释，但知有冯氏之爱恋，顿忘小姐之前盟，小姐不亦自误耶？”贡小姐道：“此言岂非甚善。但成婚大礼，当听父母方张，今膝下远离，心方抱痛，岂可不待父命，敬合自专，貽笑旁人口实？”冯小姐道：“礼敬有变，贵乎用权。舜以圣人而为孝子，尚且不告。小姐身系女流，事处至变，况此段姻缘原系尊公作主，今日之合，正以顺父命也。若小姐任其另取，废置自甘，貽父母之羞，受门楣之玷，较之反经行权、两全其美者，相去不霄址耶！”贡小姐被这一番切论说得俯首无言。冯小姐竟一面谕婢妾，对小姐梳妆，五面料理结亲之事，彻心为人，毫无偏妒。莫说凡姿俗粉、贪观恋爱者，无与争衡，即求之古贤女中，亦所罕见。时人有阕《北寄生草》曲儿，单赞那冯小姐的贤淑。其词

你本是同调人，怎做了撮合山？又不是绿林人，怎误了绿窗面？又不是画眉人，怎倒与蛾眉便？又不是虎头人，怎不傍鳌头彦？不生嫉妒且生怜，偏生

贤淑非生怨。

冯小姐打点各项事体一色停当，既做主婚，又做月老，转忙乱了半日，然后瞒着沈定国，悄然来见康梦庚，笑说道：“我观先生忧怀不释，神思摧颓，必然心事不宁，或所谋未遂。学生恐先生郁结中伤，特为设一乐境，晚间当引先生赴之何如？”康梦庚道：“小弟身羁危地，祸福未分，有何乐境可赴？足下何必取笑？”冯小姐道：“学生一片真心，岂敢作耍？实不相瞒，只因有个舍妹年甫及笄，守贞未安，其才与貌，非出自夸，实乃第一俦人物。向欲觅一佳配，言为无忝，奈遍观俊秀，博访英才，要皆无当鄙意。先生文章上宿，高步木天，且青年倜傥，才情绝世，倾慕殊久，恨不相值。今天假奇缘，得以亲承丰采。因思舍妹非先生之人物不足以随唱闺闼，先生非舍妹之才容亦无以克宜家室，故敢斗胆相招。幸无他拒。”康梦庚听见要他做强盗女婿，好生着急，乃力辞道：“足下雅爱，非不深知，但小弟业为冯氏之甥，此说断难从命！”冯小姐笑道：“先生所聘得非冯我公子女耶？”康梦庚惊问道：“足下何以知之？”冯小姐道：“东园结社，童稚皆知，岂但学生一人独晓。然闻先生于冯氏，不过一言之合，且未成莫雁之缘，何须便作乘龙之想？况冯氏已潜奔别境，生死未知，先生弃之可也。”康梦庚正色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小弟虽未居甥馆，而情实相深。且冯氏之逊，实因小弟之故，为我受此磨折。方且梦寐不安，岂有反负其情，甘为薄倖？”冯小姐道：“学生闻此女得罪于贡氏，故不能安身而去，与先生何与，乃自引咎若此？”康梦庚道：“实有隐情，弟不可告之足下耳。”冯小姐道：“朋友以道合，自当倾心相付，何必深藏隐曲，弟不以告之知己？诚为莫解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大抵事在掣肘，难以明言。足下何必烦絮？”冯小姐道：“既已可为，何不可言？既难告之朋友，何以问之寸心？吾知先生作事，必有悖于礼者，未免扪心自愧，故多隐蓄。学生推测尊意，想于贡氏，必有前聘未谐，而再聘冯氏，参商掣肘，致冯氏不安其身，故有此离乡之举。未知然否？”

康梦庚被冯小姐说出隐情，猛吃一惊，只暗暗伸舌，谅不能瞒他，只得直说道：“足下洞事神明，直窥肝胆，小弟亦何敢支饰。实因贡小姐才美素著，误与联姻，且小弟实有情癖，欲求天下第一种佳人，反因情真过信，以为贡小姐决非凡艳。厥后贡鸣岐留寓于山东宪署，小弟留心窥探，岂知所见不如所闻，故去而另聘冯氏。实有这段隐曲，所以不可告人。今既为足下一口道破，不敢不以实情相告。”冯小姐改容正色道：“夫妇关乎大伦，岂因才美而移？且贡小姐何等家风，立身清正，未必甘心为先生见弃。

先生身居清禁，名重兰台，乃作此败伦伤化之事，窃为先生不取也。”康梦庚听冯小姐一篇正论，凛凛畏人，只低头服罪，口不能答。冯小姐道：“若先生自知悔悟，还可救药。为今之计，只宜早赘贡门，休弃冯氏，则外议可绝，官箴可保。若孟浪负心，停妻再娶，虽天理可欺，如王章何？”康梦庚沉吟不语，半晌方道：“虽承见教，但业已为之，殊难补过。即无论冯氏才容之美过于贡氏者良多，且灵心慧性，遇我于风尘颠倒中，而漂零异乡曾不易志。况东园选婿，郡刺招婚，又非无媒敬合者比。足下一旦欲小弟弃之，此言有伦理乎？若是语无伦次，而恕己责人，足下亦何以自解？”冯小姐鞠躬请罪道：“先生真情种也。果系学生失言，毋怪先生之刻责。但今冯氏既不知所之，闻贡氏亦遭掳失之患，二者俱不能以即合。但先生钦给归娶之假，若究无所娶，得非诳君？学生为先生谋两全之策，欲令舍妹暂侍衾绸，一则解先生房帙之寂寞，二则实圣上赐娶之恩荣。候先生二美得归，自当令舍妹退而让席。未审尊意如何？”康梦庚赧然道：“足下此言一发差矣。令妹玉楼贵质，金屋名姝，且婚嫁仰望终身，岂可等于儿戏？非特令妹所不屑，在小弟亦何敢为此。幸足下自重！”冯小姐笑道：“吾有深意，先生勿辞。”

说未了，只见众喽罗结彩牵红，悬灯设席，以及乐人、宾相披红插戴，纷纷伺立阶首。康梦庚见了，知己堕计，忙向冯小姐恳求道：“足下为小弟作缘，反为小弟造孽。今二女尚无下落。何忍偷欢？此事断不可为！望足下垂谅，感恩不浅。”冯小姐道：“今晚必欲先生屈从。其二位美人都在学生身上，包管寻还。”康梦庚道：“足下又来取笑。知二女子在于何处？怎生说个寻还？”冯小姐道：“寻还却也不难，只怕寻到先生面前，倒未必相认了。”康梦庚道：“说那里话！小弟子二女，时刻在心，无夜不入我梦寐，难道忘了他面貌么？”冯小姐笑道：“先生纵认得贡小姐，只怕冯氏就与先生对面，也竟视为路人了。”大家都呵呵大笑。康梦庚那知冯氏竟是有心之言诗云：

藏头露尾总情痴，说与情人更着疑。

不是多情偏出脱，为人为己两无欺。

冯小姐也不顾康梦庚推托，竟不由分说，叫作乐的作乐，掌礼的掌礼，又与康梦庚簪花挂红。急得康梦庚没了主意，待要逃避，被冯小姐双手拉定。一会儿，宾相迎出新人，中堂交拜。康梦庚乱跳乱跑，冯小姐那里管他，叫三四个侍妾牵衣执手，生生的捺

定了，拜了四拜。然后把红绿彩绶将康梦庚紧紧束住，令侍女牵着，推推拥拥送入香房。

一路的门户已层层关锁，康梦庚逼至房中，好不气闷也，也不想去做花烛，饮合卺，只向外边一把交椅上呆呆坐着。众侍儿扶贡小姐端坐花烛之下，挑去蒙头，露出天仙般的容貌，愈加光艳，众侍儿像红娘一般，又把康梦庚促到台前，与贡小姐对面坐下。此时，康梦庚虽无心于此，然不知绿林女子是怎生模样，便悄然偷眼一瞧，并非别人，却是贡小姐。与当年舟中相见俨然无异，只觉长成了些，容貌比前更胜，一种风流态度分外可人。心中转吃一惊，只得低声问道：“小姐得非广陵舟中所见耶？”贡小姐低着头，含羞不语。只见一侍儿从屏后捧出一个小盒，向康梦庚面前笑说道：“老爷不必多疑，我小姐有个重复帖在此，请开看便知明白。”康梦庚双后接着，把小盒打开，却有个小纸封儿，便在银烛之下启封观看，却是三幅花笺，不是别的，上边两幅原来就是康梦庚在广陵舟次、贡鸣岐叫他做下的两首雪诗，下边一幅即是山东署中被惑、留下决绝贡小姐姻事的那首绝句，自家手迹，逼清认得。方知真是贡小姐无疑，连忙立起身来，深深揖谢道：“小姐真有心人也，卑人几为流言所误。若非小姐守贞无恙，何以这狂妄之罪？前日在苏州面见尊公，说小姐为强人掳失，原来此地反得相逢。我康梦庚何幸至此！”贡小姐娇声宛转，正言数说道：“郎君既有所欢，何必复念于妾？但闻妇人有一七出之例，实未知妾所犯者何事，乃蒙郎君休弃乎？”康梦庚被贡小姐一番责备，自觉无言以解，只得跪而请罪道：“卑人一时之误，遂致获罪高门，悔将安及！今自知孟浪，深悔前非，幸小姐恕之。”贡小姐忙叫侍儿扶起道：“流言易误，人莫不然。但当日舟中会面，家君实无所欺，奈何郎君尚不深信耶？”康梦庚道：“狡计起自家庭，使我安得不惑？”便将昔日误见春容，与园楼窃睹之话备述一遍。贡小姐也明知是哥哥与钱鲁两人所设之计，暗暗怀恨。因对康梦庚道：“贱妾遭此离间，不意人得聚首。今既为伉俪，不必更及前言。但郎君所聘冯氏，虽前后有殊，而明正则一；虽凌替不同，而门楣无异。且闻其才容未尝少逊，而智勇尤足过人，贱妾何忍自图欢会，听其拆离？是欺冯氏者，适以欺郎君耳！今虽大礼已成，还宜分房各睡，待冯氏既合，共享欢娱。”康梦庚道：“小姐有此高怀，虽古贤女无以加矣。但今时良日吉，小姐又系前聘，还该先赋《螽斯》，其冯氏之席，虚以待之可也。”贡小姐道：“结缡伊始，欢会正长，何必争此旦夕？且父母方切掌珍之痛，贱妾敢忘膝下之依？岂可贪恋私恩，背违父母，自蹈不孝！请别室安置，不必再言。”康梦庚见贡小姐侃侃正义，贤孝两全，反不敢多说，只得独

自个凄凄凉凉，走出外房去睡了。正是：

话到三更花烛，情分两地夫妻。

锦帐梦魂寂寞，纱窗月影孤栖。

到得次日，康梦庚同贡小姐梳洗过了，便到冯小姐面前。双双致谢。康梦庚并告以贡小姐守义，以待冯氏之情。冯小姐暗暗惊服，乃赞道：“小姐高襟雅情，慕千古蛾眉之侠士，吾知冯氏之贤，亦决不相负。”便命治酒叙亲。

三人正讲得投机，忽见守山小卒慌慌张张报将入来，说江南抚院率领大队官军，前来征剿。冯小姐听见，迟疑道：“巡抚虽兵权，但系是文臣，如何可以决战？朝廷岂无将帅，而必委命抚臣？其中必有缘故。”便请康梦庚与贡小姐回避。即传沈定国到来，大家商议退兵之策。未知那找院是何人？沈定国与冯小姐此番胜负如何？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解重围偷儿报恩兼成伟绩 脱貔貅佳人换相并受荣封

词曰：

输情服罪，偏与成冤会。真激烈，空劳惫。一麾敌胆落，一怒军心碎。重围解，那时方把从前悔。先与他人对，后作侬家配。谁夫妇？谁兄妹？铁衣人未艾，革帐欢方退。姻缘事，移来换去方全美。

右调《千秋岁》

冯玉如小姐闻巡抚统兵而来，好生不解。你道那巡抚是何等样人？谁知就是福建布政贡鸣岐升授的。但贡鸣岐才赴藩司之任，如何便得升转？原来镇江知府刑天民，因大计考了卓异，竟连加二级，内升太仆寺卿。是时朝廷闻及勇败绩，闷闷不乐。都察院就动一本，说大盗沈定国、马玉等神武无俦，才智可用，兹剿即不克，合遣重臣招抚，准赦其罪，使其立功王室。疏上，对旨批“着六部九卿科道公同会议，遣何人招抚，实拟具奏”。当下刑天民独题一疏，内称惟福建省布政贡凤岐忠信服人，才辩超卓，克胜其任。九卿科部复交章汇荐。圣上大悦，即升贡凤岐为江财巡抚、都察院有都御史。是时贡鸣岐因死了媳妇，尚在途中扭搁，未曾到任。连忙差飞骑追回，竟赴江淮招抚，实非剿伐，所以冯小姐说抚臣无征剿之理，必有缘故，盖为此也。

是日与沈定国计议，狐疑未决。次早贡鸣岐传到逾札，冯小姐始知并南抚台乃是贡小姐之父，心中暗暗欢喜，即与康梦庚并贡小姐说知，二人喜不自胜。贡小姐便要康梦庚到父亲处，面致投诚之，冯小姐道：“且莫因举妄动。焉知沈定国向背如何？倘露风声，我们便无生路了。”贡小姐见说得利害，便不敢开口。冯小姐别了二人，持着巡抚逾札，来见沈定国说道：“兵无久利，贵于知机。今抚院奉旨扫安，朝廷悬爵以待，况其人虚心好资，可与共事。未知大王尊意将何适从？”沈家国闻言大怒道：“公子平日何等英锐，今怎一旦移心，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况我一身而经百战，威震四海，大

事可成，安得兴此妄说，摇惑众心？你看我生擒那斯，碎剌军前，与公子看个榜样！”说罢竟自跨上鞍鞵，执着长枪，怒狠狠出山去了。冯小姐被这番恶言捏着两把冷汗。

沈定国杀出豹尾关，直奔军前，大言讨战。贡鸣岐闻报，怒道：“贼奴如此独獗！我好意抛降，偏生抗逆。我虽从不曾出阵，也还胆壮。”就提枪上马，迎至阵前。沈定国也不交谈，劈面就刺，贡鸣岐闪身交接。一弛一突，一往一来，未及数合，贡鸣岐本非善战之士，那里敌得他过，觉招架好生费力，只得撇过一枪，拍马就走，沈定国要塞冯小姐之口，怎肯错过，加鞭策马，紧紧追来，原来贡鸣岐惟射艺甚精，因被沈定国赶得没法，慌忙取出劲弩，回头一箭，正中咽喉。可惜沈定国，好个积年大盗，不死于猛将阵前，反死于文臣之手。岂非天数当尽，无得而逃。

众喽罗报入寨来，冯小姐正恐贡鸣岐有失，着实担忧，不想忽报沈定国被箭身亡。忙与康梦庚、贡小姐说知，大家踊跃称贺。然冯小姐尚不信沈定国这样个骁勇武夫，偏能死于贡鸣岐之手，及至军士抬归尸体，方才信是确然。正是：

生前豪气枉摧残，夜月沙场白骨寒。

回首英雄成底事，千秋能得几齐桓。

冯小姐自被沈定国邀归入赘，由妇道以僭夫纲，恃阴柔而消阳健，不过强逼埋头，岂是好为游戏？原欲俟官兵下剿，乘势归降。只因受勇凶残贪暴，不敢误投。闻贡鸣岐乃读书好道之士，兼有康梦庚这段瓜葛，巴不得一时向顺，无奈沈定国莽表明不回。此时小姐既得自主，随与康梦庚商议道：“沈贼已灭，可以任我主张。此处原非久居之地，投诚之说，作何区处？”康梦庚道：“军机重事，惟骨肉可言。除非待小弟面见岳父，曲致尊意何如？”冯小姐道：“不好，今沈贼已触令岳之怒，倘或先生之说不合，便无收拾。如今待学生先发一道降书，看令岳怎生举动，然后烦先生收功，未为迟也。”康梦庚道：“足下算计甚妥，不宜迟。”冯小姐便连忙做下一降文，与康梦庚斟酌定了，差个得当小，打到抚院军门。

伺候官儿知是进降表的，不敢扭阁，连忙与他传进。贡鸣岐拆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“江淮罪发马玉为投诚事。切玉本系书生，先年沈定国掳充幕佐，受制虎

穴，聊效蛇行，难逃背国之诛，深负匡王之愿。敢忘草偃，久切葵诚，伏遇宪慈，躬承天简。体上帝好生之爱，慈祥出自宸衷；推圣君解网之仁，惻隐弘昭宪德。为此修词布悃，于冒威严，伏乞暂霁雷霆之怒，少宽斧钺之诛。即于某月某日束赴军辕，仰祈赦宥。借九重之雨露，起涸辙于斯须，息四境之兵戈，援流亡于俄顷。敬申北面，请解南薰。临恳战栗，待命之至。

贡鸣看完，怒道：“前日好意谕降，沈定国反肆猖獗，以致自取灭亡。今马玉不过智穷力竭，旦夕自危，故为此摇尾乞怜之态，可不迟了！”反立传众将，点齐人马，杀入豹尾关，务要捣巢焚穴。众将领命，各各披出军，呐喊摇旗，直抵贼寨。

众喽罗慌忙报入，冯小姐大吃一惊，忙与康梦庚并贡小姐商议道：“适才打下降书，不意令岳反率兵加我，未知何故。怎今生发付他好？”康梦庚道：“既系亲情，岂有相戕之理？足下勿出，听其自来，与他面决。”冯小姐道：“他如此气焰，万一杀人，玉石不分，那有不去抵当之理？如今我与他阵前相会，尽我之言，看他允否。倘激烈不回，只消他个势穷力蹙，来去无门，怕他不来辐辏？”康梦庚道：“此言虽也使得，只足下要耐心敛气，不可仍用才能。”贡小姐又再三叮咛道：“家君一心为国，故忠愤激昂，性刚不屈，纵有开罪之处，还求大王爱护，妾身感恩无尽。”冯小姐道：“我岂真是绿林中物，而自绝归路耶！此口当有咽天之力，小姐但请放心。”

言讫，即操戈跨马，迎出豹尾关，高声叫道：“贡大人请了，卑末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礼。但不知大人何所见教，乃蒙光降？”贡鸣岐只道马玉是个绿林莽汉，一见冯小姐丰神俊秀，言语温和，好个斯文少年，心下半疑半骇，只得也拱一拱手道：“本院奉旨招安，原系天恩浩荡，何得尚尔抗违，自蹈不赦？直到山穷水尽，方始摇尾乞怜，噬脐何及！”放马过来，冯小姐架住答道：“卑末既非绿林之辈。久倾向日之诚，今沈贼既已伏诛，何甘自弃。故欲率众归诚，以回天怒。奈何大人反不相容，未识何意？”贡鸣岐道：“本院输扎到日，何不归降？今已迟了。”冯小姐道：“贡大人奉旨招安，未尝奉旨征剿。若必欲相加，得不悖圣朝之恩命耶？”贡鸣岐道：“抚既不行，继之以剿，何必饶舌！”又挺枪直取。冯小姐复架住道：“若欲交战，愚虽不才，曾以一计而陷五万之众，岂复畏惧？只可惜无敌手耳。”贡鸣岐见冯小姐人物风流，颇有爱怜之意，因自家势头来得猛了，一时收脚不来，不好就转了口，只得挣扎道：“本院但知有君，不知有身，胜负非所计也。”挺枪复刺，冯小姐纵马相迎，饶他用尽平生之力，只闲闲招架，并不

放出手段。且战且却，七擒七纵，把个贡鸣岐直诱到豹尾关。忽四下里一声呐喊，杀出千军万马、把贡鸣岐团团围住垓心。冯小姐把马一提，飘然而去，自回寨中去了。

此时贡鸣岐力尽筋疲，见四面层层，并无出路，急得顶门里火星直爆。从清早困到傍晚，又不交战，又不解围，贡鸣岐饿得眼昏头晕，仰天叫苦。正号呼无措，只见远远烟尘起处，一人一骑如驱风掣电而来。好个猛烈汉子，手执方天月斧，砭擦擦杀入重围，找着贡鸣岐，便一手抱过马来，双双骑着，右手执斧，斩开一条血路，逃出重围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忠义诚难事，偏生界匹夫。

一时欣感遇，此日际穷途。

恩愆心先瘁，功成骨未枯。

今朝同仕路，不信旧穿窬。

你道那好汉是谁？原来就是在贡鸣岐家斋匾里滚下来的偷儿俞四。但俞四虽受贡鸣岐恩惠，不过是个贩鱼小民，如何便会斩关夺将？却有个缘故。只因贡鸣岐起伏去后，便没人照顾他，依旧本钱欠缺，母亲也死了，儿女也卖了，单单剩得一身，无依无赖，因平素膂力颇壮，就在本卫营里吃了一名军粮。每日空闲，就去操弓习射，弄斧拈枪，人材也勇健，手脚也便捷，竟学得一手好武艺。往常出队随征，屡屡得胜，主将甚是喜欢，便与他一个百户之职，从此更加努力。也是命中造化，正值倭寇之乱，东征西讨，每战有功，渐渐升到把总。然平居闲暇，还念念不忘贡鸣岐向日周济之恩，与掩饰他羞耻之德，未尝报效。不期主将奉旨，提调入京，俞四也免不得随军北上。恰好晓得贡鸣岐升了江淮抚院，正可便道谢他一谢。是日来到军门，说抚院出征未回，俞四只得坐守。也是贡鸣岐恰当有救。忽见探事的飞报进来，说抚院老爷被贼兵围困，竟日不解。俞四听说，怒从心起，便大声说道：“知恩报恩，正在今日。我不力救，更有何人？”便跨上飞马，手执月斧，不率士卒，独自个杀入重围，救出贡鸣岐。

直至军门，下马相见，贡鸣岐才认得是俞四，转吃惊道：“你如何有此勇略？今日从那里来，却知我身在困危，乃蒙相救？”俞四便将自己始末根由备细说出，又道：“一向身受大恩，未能报答，今日天假其便，心始稍慰。”贡鸣岐道：“恭喜你已得高官，今日之情，何以相报？”俞四道：“老爷培成之德天高地厚，今不过一臂微劳，何须置口。”